

大鑊歲月

老家大鑊之年已不可考，
然而在圍繞大鑊的
鼎盛時期，所推演出
一連串熱鬧登場的
四時戲碼，生之喜悅，
老之凋零，種種滄桑，
一如往昔鑊上盈盈水汽又浮現眼前……



殘冬將盡，年的氣氛一天濃過一天，街頭擺出了應景的年貨，春節的脚步近了。客居在外不由得想起在老家的大鑊歲月……。

大鑊是舊時代的鐵鍋，徑寬3尺有餘，是伴隨祖母度過一生艱苦歲月和我全部童年的廚房要角。

老家大鑊之年已不可考，儘管已塵封多年，也無人關心是否仍堪使用，然而在圍繞大鑊的鼎盛時期，一家10多位成員加上不定期出現的臨時工人與訪客，所推演出的一連串熱鬧登場的四時戲碼，生之喜悅，老之凋零，種種滄桑，不時仍縈繞心頭，一如往昔鑊上的盈盈水汽又浮現眼前。

在五〇年代前後的記憶裡，農耕是徹底的勞力密集，上學讀書也是。對我們來說，上學就是爬山，每天來回都是一個多小時的路程。您將很難想像，每天都有10多人吃飯，要做5、6個便當，這廚房的角色是何等重要。祖母常說，小孩子讀書走

路辛苦，一定要吃飽，而且飯盒也必須要裝滿。對祖父而言，雖然小孩的消費大於生產，卻都是家族未來的希望，等我們長大，就不用再請工人了。大鑊的任務其實關係著我們的日常生活與前程。

大鑊成為生活之必需，並非全然在於煮飯之功能，遇有祭拜、節日、喜慶蒸糕點，非大鑊不行，架上多孔的鋁板，米苔苜一串串落在熱水中成型，放一斤海鹽，一次可炒3、5斤花生，喜事要蒸糯米飯，也必定是非大鑊莫辦。而大鑊灶下所生產的爐灰則是種花生、蕃薯等作物的重要肥料。

在古老的習俗裡，灶是家中的神聖所在，其重要性僅次於早晚奉茶燒香的神堂，誰都不許在此亂說話或有不雅的动作，冒犯了灶神可不得了，尤其是在過年前後，誰要是犯了禁忌，當場被責罵一頓不說，往後要是發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，比如像年糕蒸得不完美等，都會引發聯想。

除了調理食物的功能之外，大鑊還供應一家十餘口的洗澡用水。在當時，洗熱水澡是家人收工放學後的一件大事，先到先洗，沒有長幼尊卑誰該優先的事，除了規定限取一桶，自行用瓢杓取之外，取水之人還必須負責加水加火，從無例外，否則不是熱水難以為繼，要不就燒壞鍋子，都算違規。碰上陰雨綿綿的日子，竹桿上掛的衣服好幾天不乾，祖母會交代用文火在乾鍋上架起竹片晾烤，烤過的衣物有種酥酥的感覺，聞起來香香的，穿在身上舒服極了。但是禁忌仍有，要烤內衣褲是絕對行不通，無人敢冒大不諱的。

為土灶生火，是一門生活技術，也是耐性的考驗，5分鐘內升起爐火算是合格，但是煮一鍋水則非得要等上半天，才會聽到水響。有一件事印象深刻，就是每每在點燃枝葉捆紮的草結準備放入灶坑時，同時會有一隻大貓慌忙竄出。架上柴火，爐火慢慢的旺起來，只要灶熱了，火就不容易熄掉。如果真的熄了，就要用竹筒吹火搶救。有時爐中的竹桿受熱會爆裂，發出如爆竹的巨響，常令我們興奮不已，但也經常把爐火炸熄。此事原可避免，只要事先將竹筒剖開即可，但是我們實在都捨不得錯過這個小小的樂趣。

因此只要有搬運柴火的差事，我們總愛搬竹桿，因為重量輕又好玩，但是竹桿不耐燒倒是個缺點，少不了要頻頻的添加燃料，不時屋裡屋外的跑，如果是冬天或雨天就不好玩了。當然，一勞永逸的辦法也有，就是去偷搬祖母儲備要蒸年糕用的龍眼樹柴片，放三塊入灶，連續煮三鍋水都夠呢！

對於水，您可能不明白我剛才所提及熱水限用一桶的道理，難道真有人這麼刻苦嗎？其實您不用懷疑，在30年前那個時代，沒有自來水，沒有抽水機，居住在山林之中，除了下雨天可以就近在簷下接水以外，日常用水都是母親從山澗裡一擔一擔挑回來的，由於得來不易，因此誰都沒有資格浪費。

冬夜裡，受命守在灶前當火伕，就好比是一項獎賞，可以獨享暖烘烘的爐火不說，其他大小雜事自會有人處理，不會再被大人呼來喚去做趕雞餵牛的事。晚飯後，諸事底定，休閒開始，爐火餘光可以取代油燈，不再耗費煤油，祖母會坐在灶前講古，諸多瑣碎點滴，包括方圓二座山範圍內各戶人家的種種，由祖母口中娓娓道來，就好比是播報每日新聞，祖父偶而也會來湊熱鬧，講些鎮上聽來的消

息或故事，結尾總不脫要「忠於事敬於師」等之一番訓勉。

一邊聽著新聞，有人就利用大鑊灶下的爐灰餘火煨蕃薯，耐心等著，大約1小時才可以挖出來享用蕃薯。吃多了常會被祖母笑說像駱駝一樣吃不飽的。其實在那歲月裡，如無親友來訪，平常除了正餐之外，我們何嘗有過什麼好吃的零嘴？要是誰感冒咳嗽了，祖母則會建議他自行去找一顆桶柑，如法炮製，煨了當藥吃。

由於大鑊的角色重要，如果壞了必然會打亂生活秩序，因此平日的保養就格外受到重視。每隔1、2個月，父親總要把鑊搬到外頭，平覆於草地，用鋤頭把鍋底的煙垢刮乾淨，嘎嘎之聲響絕無僅有，此事為我所未曾親自操持的少數農事之一，我想刮鍋垢的目的，大略無非是增加熱傳導與維持鍋的壽命，而父親不肯輕易把這件事假手他人，大概是怕我們把大鑊刮破吧！

如果大鑊不幸破了個小洞，就要託過往行人叫巡迴的鐵匠上山修補，這些人員都是祖母口中所稱「跑江湖的」，包括放藥包的、剃頭的、收破銅爛鐵的和閹雞閹豬的特種行業人員。如果情況緊急，只好由老爸親自扛到街上處理，但我一直不瞭解那大鍋是如何揹下山的。多年以來，那些特種行業人員早已不知去向，而大鑊卻始終靜置廚房一角，不再風光。

大鑊終究是功成身退了，昔日圍繞在大鑊周邊的小孩也都已長大成人，陸續的展翅高飛，只留下一個小弟陪著父親固守田產，走著同樣日出日落的歲月，然而家園變得蕭條的結局，卻是祖父當年所始料未及，他老人家如地下有知，當不知是悲是喜。回想多年之前，大哥入伍前夕，祖母整夜坐在灶前，望著爐火出神，眼裡閃爍著盈盈淚光的那一幕景象，雖然比起往後的生離死別等更難接受的事件，只是小事一樁，但在當時曾是多麼的令人心疼。

春節前夕，緬懷往事，追念先人，最難忘是那段大鑊的歲月，曾經一家人刻苦自勵，沒有怨尤，共同在山林之中，維繫著一片希望無窮的家產，感覺是多麼的積極奮發與樂天知命。如今客居都市叢林，反而常懷疑時代是進步了，文明卻悄悄地流走，我們的根據地又在哪裡呢？昔日的人情溫暖和恪守生活規則的執著是否也已冰封如灶鑊。